

# 有个叫“董维垒”的来自上海的志愿者

3



陈敬耕 著  
上海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在2008.5.12提供的大灾难和大救援这一特殊的大舞台上,作家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全新的视点,在灾后通过网络对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进行了深入的采访。与紧急奔赴救灾一线的解放军、武警部队、消防部队这百万雄师相比,“志愿者”队伍只是游击队,但它的外观表明抗震救灾不再仅仅是国家行为,也是社会成员自觉自愿的个人行为。

## 上期回顾

在回沪的火车上,我草拟了一份问卷调查,我想通过网络,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采访志愿者们。我用一个多月的时间,先后给500多名志愿者发出了我的电子问卷调查,在两个月内回收问卷50多份。对我的写作计划最早给予支持的诗人潇潇,却没有给我提供我的问卷调查答案。

## 纪实文学

### 想起了灾区孩子的微笑

蔡鹏先生与张基忠先生身份有点相近,也是一家民营企业的总经理。他是北京鹏程万里国际汽车俱乐部的创始人,从小酷爱旅行,曾经在1988年单人背包,携带300元徒步28天旅行四川。2001年,他组建了自己的汽车俱乐部。他的人生追求是“幸福莫过做行者”。

发生地震那天,他当即打电话向四川的朋友了解情况。朋友似乎知道的情况不多,没有说到有人人员伤亡。傍晚,突然从他家楼下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声,原来,邻居家保姆的孩子在成都江堰遇难了。他感到了地震灾害的严重性。当晚在网上查不到更详细的信息。直到14日,从各种媒体的报道中,他才确信这是一场特大灾难。看到成百上千的孩子遇难,他心如刀绞。他说他特别喜欢地震发生地区的那些孩子,他驾车在四川旅行时,曾多次经过地震发生区域,每次经过那里,孩子们都会站在路边非常友善地向他们微笑挥手。他觉得山里的孩子特别淳朴、可爱、懂事。14日当天,他就想开车过去,去救那里的孩子。他说:“我没有想太多,只想能尽快地救他们。”父母和女友对他的想法都很支持。母亲拜佛多年,心地善良,只是提醒他:“你要注意安全。我在家念佛,保佑你们大家平安,保佑那里的孩子。”女友说:“多干少吃,不要给那里的救援部队和政府添乱。”

既然是去救人,就得带救援物资。他和几个网站的朋友商量后立即开始采取多种方式向灾区募集物资。真是一呼百应,数不清的车辆把物资源源不断地送来,

17日晚上装车时,不知从哪里“冒”出100多号人,帮助他们装车。东西装了整整三卡车,总共约56吨,有棉被、睡袋、衣物、食品、照明器材、帐篷等。18日凌晨货车出发。凌晨4点,他和朋友们开着14辆小车向灾区飞驰。他们随身带的物品有:帐篷、睡袋、防潮垫、野战头盔、几百副医用胶皮手套、线手套、口罩……还有大量的消毒液、防蚊虫的外用药和治疗外伤的急救包以及干粮、野外车辆救援和维修工具。还带了小型发电机。

### 被“震”醒的“逃犯”

在什邡灾区,有一个叫“董维垒”的上海来的志愿者,由于表现出色被什邡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授予“抗震救灾荣誉证书”。他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志愿者,还是有组织能力的一支志愿者队伍的领队。因此,大家都亲切地叫他“董队长”。灾民和志愿者都知道他在上海一家宾馆当大厨,却不知他的本名叫雷震宇,是至今还被公安部门通缉的“逃犯”。

在他告别灾区 and 志愿者战友时,大家一定要他留下通讯地址,他开始支支吾吾搪塞,被大家缠得没有办法了,他才把真相告诉了大家。他原是四川珙县沐滩乡人。家境十分困苦。父亲做农活不慎摔断腿落下残疾。19岁的雷震宇弃学到筠连县城打工,挣钱帮家里减轻经济上的重负。1997年1月15日,雷震宇接到妹妹的电话,说明天就是腊月初八,要雷震宇回去,有钱的话,就割两斤肉带回家。

割肉带回家?这给雷震宇出了一道难题。他在外面不但没有挣到什么钱,反倒欠下别人几百元的债务,身无分文,哪来的钱

割肉?除非去偷去抢!没有钱乘车,雷震宇只好步行回家。走到腾达镇时,他看到一辆大货车正在路边加油站加油,蓦地,恶从胆边生,心想不搞点钱割肉带货车出发。凌晨4点,他和朋友们开着14辆小车向灾区飞驰。他们随身带的物品有:帐篷、睡袋、防潮垫、野战头盔、几百副医用胶皮手套、线手套、口罩……还有大量的消毒液、防蚊虫的外用药和治疗外伤的急救包以及干粮、野外车辆救援和维修工具。还带了小型发电机。

他没有想到的是,这一来,他不但不能割肉回家,还得远走他乡,以躲避公安部门的追捕。2002年,警方将雷震宇列为网上通缉嫌犯,在全国予以通缉。雷震宇化名“董维垒”逃到上海打工。他悄悄通过一个贴心朋友,了解到自从他逃离家乡后母亲气得卧床不起,还有人找上门去,要他父母赔偿损失。他父母实在受不了白眼,一家人不知迁到哪里去了。为了890元不义之财,拖累他的父母也跟他一样流落他乡。为了结束当“逃犯”的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,也曾想过回去投案自首,但终因没有勇气而放弃。为了生存,他决定靠自己的奋斗在上海立足。2004年7月,他考到了二级厨师资格证,在上海外滩一家西餐厅当上了糕点师,每个月也有了不菲的薪酬。更幸运的是他有了一位来自江苏的恋人。

是一场突然袭来的汶川大地震,把雷震宇“震”醒了。他从银行里取出1万多元现金,踏上了回家的列车。开始,他并没有想到去当志愿者。他只是想找父母,看乡亲。他对“志愿者”这个

词汇还比较陌生。在火车上,他遇到了许多携带救灾物资的旅客,都说他们是去灾区当志愿者,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。他又一次被感动了。于是,他决定也去当一名志愿者。车厢里一共有12位志愿者。雷震宇算年长的,大家就选他当队长。

时代把他推上了展现自己人性善美一面的舞台。他要通过汗水心血的付出,救赎自己曾犯下罪恶的心灵。

### “70后”被“80后”感动

军人出身、担任“心连心一家人”志愿队大队长的杨爱兵,在他的履历表上写满了“优秀”;优秀士兵、优秀班长、优秀士官、优秀共产党员……

他带领的志愿队共有五六百人。地震发生时,他已经转业回到浙江永安老家,在一家公司上班。5月17日,他没有告知家人,带了7天的干粮和药品、衣物,背上当兵训练时用过的头盔,只身一人赶赴萧山机场,乘坐当晚6点50分的航班直达成都。他在灾区最感人的壮举是救出了16209矿井被困7天7夜的4名矿工。

他在问卷上回答说——

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来做志愿者?原因很多:为了心安?为了发挥专业所长?为了给灾区人民做点事情?我自己也说不清。地震后,我看到开赴灾区的部队中很多战士都是第一年入伍的列兵,我的心就揪了起来。作为一名特种专业的老兵,我深深地知道这么大的灾情对于列兵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他们多半十八九岁,都是80后,而且很多都是家里的独生子,他们是否能保护好自己都令人担心,何况还要面对抗震抢险

的艰巨任务?

就在这一刻,杨爱兵决定赴灾区,与年轻的战友们并肩“作战”!

### “我必须马上行动”

地震发生后,湖北的周发政先生连续两天两夜没有睡好觉。他从来没有像地震后这样每时每刻几乎都守在电视机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看到灾区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,一个个惨不忍睹的镜头撕裂着他的心。他坐不住了,心中的愿望越来越强烈,那就是想为灾区人民做点事情。他说:“我总觉得天天看电视陪着流泪,只是坐视,时间久了就会麻木,我必须马上行动”!

周发政先生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,祖辈三代都是靠“挖”地球谋生。他高中毕业时,正赶上高考恢复第四年。他被恩施地区农业机械学校录取,毕业后从事农业机械管理工作至今。他爱好广泛,喜欢开车、旅游、看书、写日记。自称是一个“敢爱敢恨、敢作敢为”的人。喜欢结交朋友,豪爽大方,刚毅坚强,办事果断,具有言必行、行必果的作风”。

# 一直不受重用的我突然接到一个大项目

7



郭小三 著  
云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这是一个关于就业、堕落、蜕变和成长的故事。主人公李镜大学毕业到深圳打工,从一个学徒做到设计总监,然而却渐渐迷失了自己。不择手段拉取客户,游走在不同的女人之间玩弄情感,为了金钱出卖和背叛自己的老板……深圳是个物欲横流的都市,却是无数外来者心中的乌托邦,这里一切应有尽有,幸福痛苦纯真虚伪圆滑不择手段明争暗斗猜忌欺骗,而永远找不到的,是你的欲望。文中有许多关于职场、官场以及异乡人在都市求生的经历与困苦,以及机遇和艳遇、谎言和陷阱、爱情和激情的剖析与探讨。

## 都市小说

### 我和林素瑶因为欲望走到一起

上了最后一班夜巴,司机打着哈欠摇摇晃晃发动车子,我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,才发现除了司机车上只有三个人,心里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前辈说过的话:午夜街头走来三个人,可能是一个妓女,一个嫖客,还有一个广告人。想做妓女,我除了变性恐怕只能等下辈子投胎转世,当嫖客我还要考虑一下口袋里钱够不够下月开支,所以很可怜,我只是个广告人。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这样一段顺口溜:投身广告英勇无畏/西装革履貌似高贵/其实生活极其琐碎/为了生计吃苦受罪/鞍前马后终日疲惫/点头哈腰就差下跪/日不能息夜不能寐/客户一叫立即到位/一年到头加班受罪/劳动法规统统作废/身心憔悴暗自流泪/迎接检查让人崩溃/接待应酬经常喝醉/不伤感情只好伤胃/收入不多还要交税/走亲访友大把破费/抛家舍业愧对长辈/身在其中方知其味/广告人哪有社会地位/全靠痴癫自我陶醉。不知道哪位前辈的才华如此横溢,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,但我肯定,这词是真的,所以我不想再多说什么。

夜巴上的另外两个人陆续下了车,我真担心司机说:哥们,你也下吧,让我早点回家睡觉。还好,正规的巴士司机都是有素质的,就算只有一个乘客也会坚持到底。到了终点站,我起身扔给司机一支烟,转身下车。霓虹闪烁,夜色迷离,我无心欣赏美丽的夜景,身心疲惫。走到楼下的小吃店,叫一碗肉丝汤粉,聊以充饥。

林素瑶这时发来一条信

息:睡了?

我边吃边飞快地打字回复:哪有你命好,刚下班。

她又回过来:呵呵,累不,要不来我家给你放松放松?

我喝着汤拿着手机看了五秒,然后回复:我怕了你会更累。

她回复过来:我一个人在家,很想你。

我想了想,没有回复,起身说:老板,买单。

林素瑶如果主动联系我,那只有一个原因,她寂寞了。我和林素瑶的关系一直是若即若离,分不开,更不会走到一起。我们没有爱没有恨没有利益交换没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,有的只是彼此的坦诚——对性欲的需要。在这个冷漠的钢筋里,我们都需要一个出口,短暂的欢愉与缠绵的激情或许成了最好的释放。谈什么感情呢?感情只会伤人。

回家打开电脑,放音乐,冲澡。望着镜中的自己,感觉是那么的陌生,我都快27了,挺尴尬的年纪,对老点的人还可以假称自己是80后新新人类;对年轻的小前辈自己又老了几岁,不上不下,不好不坏,不死不活。记得当年踏上深圳的列车时,心中豪言壮语:几年后我一定要开着靓车衣锦还乡。几年过得挺快,可我连自行车也没一部,存款目前依然保持在四位数,感情在大学毕业毕业后基本处于空白状态,有时候也想找个好姑娘正正经经地谈恋爱,可现在的女孩除了爱钱对我基本上是不理不睬,回头想想不知道是变化太快,还是自己真的太失败。

窗外星光灿烂,床上孤枕难眠。每个人都是孤独的,尤其是一个人的夜晚。我爬起来拿起手机,拨通林素瑶的电话。那边传来慵懒却不失性感的声

音:喂,干吗啊?

我说:来我家吧?

她说:呵呵,你不是累嘛。

我说:是啊,可累也值得。

那你干吗不来我家?

我说:去你家总感觉心里有什么阴影,还是你过来吧。

她说:好吧,等我。

半小时后,门铃响了。我裸着身子开门,迎面而来的是一个热烈的拥抱和温柔的红唇。

我说:你别这么急好不,老公才走半天,你就渴成这样了?

呵呵。林素瑶一脸坏笑地说:那死人爱走哪走哪,还不是我太想你了。

此刻,一切言语都显多余。我的手隔着衣服伸进去,林素瑶竟然没穿内衣,握住她坚挺的乳房,她忍不住呻吟起来,嘴唇疯狂地乱吻我,我抱起她,一起滚倒在床上。

云雨过后,我点了支烟,林素瑶趴在我的胸前,像一只温驯的小猫。我说:你觉得我们这算什么?

什么什么?

我说我们。

我们什么也没什么,不就是上床吗?

呵呵。我笑笑,不知道说什么好,是啊,不就是上床吗?对于成年男女来说,是相当简单的事情。

那你有没有觉得对不起你老公?

林素瑶好像有点火了,她说:别提他,难道你们男人可以在外面泡妞,女人就不可以风流?

我无语,窗外的霓虹独自灿烂。

### 抠门的老板给了我一个大项目

早上到公司,迟到了两分

钟,老板那鹰一样的目光看得我浑身不自在。我们老板姓朱,背地里我们都叫他猪头。一个本地的土农民,当年修路拆了他家的房,政府赔了八十万,猪头拿着钱不知道干什么好,看他有个同学做广告发了财,当年也流传开广告公司就等于开个印钞厂,于是猪头自己也投资了一家广告公司,然后用余下的钱上下打点,几年下来赚得盆满钵满。人越有钱,就越小气,我们工资从来不准时发放,但上班下班却从来不能迟到早退一秒。一年前我从前东家辞职,应聘到这家公司,猪头和我面谈时吹得天花乱坠,自己的人脉关系让联合国秘书长都汗颜,公司实力雄厚得能让李嘉诚自叹不如,员工福利待遇好得让美国人民都叫苦。其实我也不是刚踏入社会,对这些悬河之词当然不会相信,不过看看公司环境还算不错,工资也在我理想范围之内,最后决定加入公司和老板共同发展。老板发展得是挺好,可我几乎是原地踏步,一点也没向前。

我想绕过老板的目光赶快溜进自己的办公室,没想到他却叫住了我。

喂,李镜,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

我心惨了,不会因为这两分钟又扣我工资吧。我提心吊胆跟在猪头后面进了办公室,身后的同事肯定又在对我扮鬼脸。老板说坐吧小李,然后亲自泡了壶铁观音,我简直受宠若惊。猪头一直吹嘘这是一千八百斤的上等好茶,我等小辈岂能喝得起啊。

猪头倒好茶,亲自端到我面前说:小李,来喝茶。我真怀

疑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,猪头能如此客气,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。

猪头喝了口茶说:小李啊,这一年来你的表现不错,我也一直没给你好的机会,你心里肯定不爽吧。

我心想完了,一般说这种话,后面接着就是,我们公司已经容不下你了,我看你还是另请高就吧。

我说:朱总,我还差很远呢,得多谢你给我这么好的空间。哎,这话我听了都恶心,这年头不会虚伪的人简直绝种了。

猪头呵呵一笑,那势利的小眼溜溜地转。他说:别这么说什么,你的才能大家是有目共睹的,今天我打算给你一个重要项目,海天名苑的楼盘,我想交给你全权负责。

我端茶的手在颤抖,我想我肯定听错了。

猪头起身拍拍我的肩:年轻人,好好干吧,我看你好哦。

我面红耳赤,像偷看了女人洗澡似的,心想自己这是怎么了,又没干亏心事紧张什么。我想自己一定得表表态,像烈士一样发表点豪言壮语说点什么,没想到猪头说:去吧,准备准备,过两天带你去和客户亲自接触。

走出办公室,我的头脑一片空白。同事的目光各种各样,总之难以言表他们的表情,平时玩得比较好的王峰跑到我办公室问怎么了,我说没事,今晚一起喝酒。这家伙马上一脸悲伤的表情像死了妈一样说:你不会被炒鱿鱼了吧哥们。我说:放心,晚上你就知道了。

我坐在宽厚的转椅上,半天才静下来,想了想觉得自己真有点可笑。